

從漢語拼音談中文拉丁化之萬不可行

李 大 陵

引言

去年十一月初，在長堤加州州立大學參加全美中國研究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第二十一屆年會，遇見在匹次堡大學教中國文學多年的朱文長學長，談起他看見我所編的「全美中國研究協會會訊(A.A.C.S. Newsletter)」，於一九七九年秋季號中，曾介紹并刊載了一項關於漢語拼音制及韋氏拼音制(Wade-Giles system)孰優的調查報告，覺得很有價值。文長兄是資深學長，在文學與文字方面，均是著作等身。他認為中國文字是否拉丁化，是個與中國文化存亡續絕攸關的大問題，作為華夏後裔，雖寄身海外，能不關心！因之，他囑我便中就那篇調查報告內容，加以摘譯，撰成一文，以供海內外關心漢文前途的人士參考。會畢東返後，忙於教課；聖誕新年假期中，又每多應酬，迄未獲暇執筆。現在趕在下學期開學前，將該文撰就，內容分兩部份：首先就美國學術界華裔與西方人士對漢語拼音看法相異之處，加以泛論；次就亞洲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去年主辦調查結果分析報告內容，酌加摘譯，以向讀者介紹。

一、華裔與西方人士不同的看法

美國的學術界、新聞界及一般社會上，多年來在中文音譯成英文時，普遍採用韋氏拼音制，尤其是學術界，幾乎是完全一致的。自從一九七九年元月一日，北京正式宣佈採用漢語拼音制後，對美國立即產生影響，自不待言。官方文件及報紙及新聞雜誌，基於必要而首先採用了漢語拼音，即使最保守的華爾街日報，也不例外。至於學術界，則情形大不相同，也毫無統一趨向。學術性的書籍，除極少數外，大多仍沿用韋氏拼音，學術性的刊物亦然。如最權威的「亞洲研究季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便仍用韋氏拼音，而倫敦出版的「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則視實際情形，兩者兼用，但傾向於多用漢語拼音制。這種不統一的情形，不僅存在於西方，中國大陸出版的刊物，也有此情形。如「歷史研究」雙月刊中，載有英文目錄，其中便仍沿用韋氏拼音譯人名和地名，而「文物」則自一九七九年一月號起，在每期的英文目錄中，改用了漢語拼音制。

一般西方人士，對兩種拼音制間的取捨，似乎沒有什麼深奧的基本原則，而大致基於方便、權宜與個人的愛好而定。因為對西方人士而言，無論他是否懂中文，任何拼音制的目的，無非是用拉丁字母，將某些中國字的人名、地名或專用名詞，按音拼出來，以便利閱讀。既是音譯，那麼拼出的音，最多祇能大致接近，不可能完全相同。要想完全準確，當然應逕學中文。韋氏拼音制，原是洋人勉強湊成，其中很多武斷與不合理之處，早已為人詬病，例如T(得)與T'(特)、K(革)與K'(客)、CH(知)與CH'(吃)的區別，一般人僅看字母，根本分不出來，以致拼出來的音，笑話百出。而相反地，新的漢語拼音制用了D(得)、G(革)、ZH(知)等音，拼起來準確得多，就音譯的目的而言，確是一大改進。但漢語拼音制，也有武斷的地方，譬如指定一些拉丁字母的特殊發音，X(希)、Q(起)、C(此)等，都不是慣用拉丁字母的人所容易接受的。儘管如此，西方人士仍多視拼音制為一種不完善的音譯工具，其目的僅在音譯人名、地名及專門名詞和用語，而不是取代中文。

華裔學者的看法就不是這麼單純了，很多人看清這是中國文字改革基本方向的問題，而不是漢語音譯的問題。縱觀自五四運動以來文字改革的發展，似不難看出一貫的脈絡：從文言文到白

話文，從篆字到正楷到簡體字，而下一步則是從簡體字到拉丁化的設想與嘗試。一個民族的文化精華，是藏在其文字中的，而中國這個文化悠久的民族尤然。如果中國文字真的拉丁化了，把沿用了三、四千年的文字一旦拋棄，完全採用漢語拼音制作為中國的新文字，那麼不出一兩代，便很少有人再能認得「舊」中國字。中國數千年的文化傳統，怎樣綿延下去？即使同音異聲的技術問題如MA（媽、麻、馬、罵）SHI（獅、石、史、是）等將來能得到解決，浩如淵海的數千年典籍，能否「譯」成漢語拼音？雖然人手不缺，這仍是不思議的事。中國文字的優美與特質，毋須我這外行在此贅言，但拉丁化是否可行，是否應行，則不妨從歷史的眼光，加以探討。同時，在此應事先強調，拉丁化與簡體字完全是兩回事。寫簡體字，我想非但大多數人贊成，而且人人都已在不知不覺中實踐了多年。寫法與筆劃簡化，似乎是文字發展一般的趨向。但將獨具特質，且與中國文化不可分離的中國文字，全部撇棄而另起爐灶，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遠在五四運動前後，中國受西方衝擊，當時的年輕積極分子心中，產生了很強烈的文化自卑感，在攻擊傳統聲中，從而也有漢語拉丁化之議。詩人余光中，最近在一篇論中西西化的文章中對這段歷史，曾作扼要而中肯的敘述，也有一針見血的評論，值得在此摘錄數段：

六十年前，新文化運動發動之初，一般學者的論調極端西化。語文方面的主張也不例外。早在民國七年三月十四日，錢玄同在「中

國今後文字問題」一文中就說：「中國文字，論其字形，則非拼音而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於識，不便於寫；論其字義，則意義含糊，文法極不精密；論其今日學問上之應用，則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詞，一無所有；論其過去之歷史，則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為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記號……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廿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至廢漢文之後，應代以何種文字，此固非一人所能論定；玄同之意，則以為當採用文法簡核、發音整齊，語根精良之人為的文字（Esperanto）。」

在錢文之前，「新世紀」第四十號已發表吳稚暉的意見：「中國文字，遲早必廢。欲為暫時之改良，莫若限制字數；凡較僻之字，皆棄而不用，有如日本之限制漢文……若為限制行用之字所發揮不足者，即可摻入萬國新語（即 Esperanto）；以便漸漸漸多，將漢文漸廢。」

錢文既刊之後，胡適和陳獨秀立表贊同。胡適說：「我以為中國將來應該有拼音的文字。但是文言中單音太多，決不能變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須先用白話文字來代替文言的文字，然後把白話文的文字變成拼音的文字。陳獨秀則說：「吳先生『中國文字，遲早必廢』之說，淺人聞之，雖必駭怪；循之進化公例，恐終無可逃，惟僅廢中國文字乎？抑

并廢中國言語乎？此二者關係密切，而性質不同之問題也。各國反對廢國文者，皆破壞累世文學為最大理由。然中國文字，既難傳載新事新理，且為腐毒思想之巢窟。廢之誠不足惜……當此過渡時期，惟有先廢漢文，且存漢語，而改用羅馬字母書之……」

民國八年二月十一日，傅斯年在「漢語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談」長文裡說：「近一年來，代死文言而興的白話發展迅速得很，預計十年內，國語的文學必有小成。稍後此事的，便是拼音文字的製作。我希望這似是而非的象形文字也在十年後入墓。」

在引述了這些在中國現代思想上產生過劃時代作用的學者當年的議論後，余光中先生語重心長地說：

六十年後重讀這些文章，其幼稚與偏激，令人不能置信。所謂世界語，始終不成氣候，將來可見也難成功。至於中文，豈是少數一廂情願的「革命家」所能廢止？即使是在中國大陸，即使是在文革期間，中文也只做到字體簡化，不能改為拼音，更不用提什麼廢止。六十年來，中文不但廢止不了，而且隨教育的普及更形普及，近年西方學生來中國學習中文的，更是越來越多。我國學者和外國的漢學家，對中國古典文學不但肯定其價值，而且加強其評析，并不當它做「腐毒思想之巢窟」。（註一）

二、亞洲學會調查報告摘譯（一九七九年七月廿七日）（註二）

亞洲學會東亞圖書館委員會下屬技術作業小組 (Subcommittee on Technical Processing of the Committee on East Asian Libraries (CEAL/STP),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由現在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圖書館服務的李學博兄主持) 最近對北美洲的主要圖書館, 就採用漢語拼音或韋氏拼音作了一次調查。計收到寄回調查意見書三二份。其中七十八份(約百分之三十三)贊成漢語拼音制; 一〇九份贊成韋氏拼音制(約百分之四十七); 四十六份(約百分之二十一)主張暫緩作決定, 以待進一步研究, 或兩制度同時兼用。這二三人中, 包括來自北美六十家學府, 其中一七〇人是教授, 六十三人在圖書館任職……

調查結果, 顯示對是否採用漢語拼音, 意見很分歧。但基本上大家顯然有一共同感覺: 那就是遽然以漢語拼音制取代之已久的韋氏拼音制, 時機似尚未成熟。非但一〇九位贊成韋氏拼音制的人表示這樣的意見, 四十六位主張暫緩作決定的人中, 大多數亦表同感, 也就是說, 大約有一五〇人(占總數百分之六十四)均認為時機尚未成熟。

回信人在調查意見表中, 一般皆採取審慎態度, 希望在作決定前, 對漢語拼音制再多作調查研究, 如果最後決定圖書館與學術界應改採漢語拼音制, 亦應詳密計劃, 逐步慢慢更改, 以避免圖書應用的紊亂和人力財力的浪費。即使七十八位贊成採取漢語拼音制的人中, 許多都也在回信中主張此事宜慢慢進行, 不能操之過急……

這種審慎的態度和不願更改制度的主要原因

大約有下列三項: (一)大家擔心一旦改成漢語拼音制後, 現有浩如淵海的學術著作與參考工具, 因多年來均一向沿用韋氏拼音, 今後將變為無用或效用大減, 而這種史無前例的大改變, 是否值得, 仍在未知之數; (二)漢語拼音制的前景如何, 尚無法確定; (三)一旦開始更改, 非但大耗財力人力, 圖書館使用者必將蒙受紊亂之災。

至於更改制度在技術程序上的問題和後果, 則非一般人所能瞭解, 而如欲對應否改制作理智的判斷, 此項瞭解自屬必需。本小組正就技術程序上的問題和對大眾的影響, 作進一步的調查研究中。

調查意見摘錄

(一)贊成繼續使用韋氏拼音制:

韋氏拼音制, 向為全世界英語國家學術界普遍採用。圖書館目錄卡, 與新聞界不同, 是一項永久累積的紀錄, 有連續性與一致性。如遽改成漢語拼音制, 則學者與學生均將無法使用目錄卡片。即使將來漢語拼音制普遍採用, 恐圖書館仍應繼續維持韋氏拼音制, 以利學者閱讀和研究工作。並應製作漢語拼音與韋氏拼音互相參照卡片 (Cross reference cards) 以作暫時解決之計——芝加哥大學。

即使財源不成問題, 目前談更改, 實在為時過早,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漢語拼音制將來會怎樣改變或進一步改良。再者目前正在研究發展的目標機械自動化, 成功以後, 也許可免却音譯統一的步驟——普林斯頓大學。

中文羅馬拼音的主要目的, 是便利將中文資

料與其他拉丁語系文字資料并列, 其本身并非如文字一般的可成爲文化交流之工具。韋氏拼音制沿用了多年, 效果不差, 似無更改必要。如加製一份漢語拼音的卡片并列, 則亦無不可。——奧立崗大學

①圖書館經費應用來增購新書和設備, 更換拼音制度費用浩大, 得不償失。②羅馬拼音只是一種學術研究的工具, 其目的在幫助學者運用原始資料, 學術界并非無迫切需要, 向「時代雜誌」、「人民畫報」或中國學術著作所採用的拼音制度效顰。③漢語拼音制能否持久, 尚不得而知, 且其規則尚不夠清楚。④與其更改現有目錄卡, 不如設計電腦程式, 以使兩種制度能併存不悖。此種解決辦法, 較為經濟。——柏克萊加州大學

圖書館界財源不豐, 無力作此大規模變更。再者, 據聞許多人對漢語拼音制, 尚不盡滿意, 未來可能作大規模的改進。——史丹福大學

韋氏拼音制, 最早開始於百年以前, 并歷經十多次的改良。世上無一制度是完善的, 新的漢語拼音制是否最佳, 深值懷疑。目前漢語拼音突然廣泛採用, 主要是政治因素促成。學術問題尋求政治解決, 誠屬不智。我們至少應等十年後, 看中共是否仍用此制度, 然後再考慮圖書館應否採用。——芝加哥大學

電腦目錄制實施後, 此困難便可迎刃而解。將來電腦目錄中, 可輸入中文, 電腦便可譯譯爲漢語拼音及韋氏拼音兩種併出。英國圖書館現正在倫敦與劍橋研究建立此種制度, 年內可能有結果。——普林斯頓大學

漢語拼音制，并非為便利英語使用者而設立，因此我們并無義務採用。更應注意的是：中國人用的也不多，他們將繼續使用漢文……羅馬拼音的目的是為西方人的方便，不是順應中國人的意志。——哈佛大學

對西方人而言，漢語拼音并不比韋氏拼音更合邏輯。兩種制度都不完善，此時花費鉅資更換，殊不值得。——康乃耳大學

此時無更換必要。除非有一天，中共以漢語拼音取代中國文字，不妨到那時再說。——哥倫比亞大學

延至「時機成熟」時再作決定，所謂時機成熟是指多作研究調查和觀看英國圖書館採用新制度的效果等而言。——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研究調查亞洲其他各國使用情形；◎等漢語拼音制確立後再作決定。目前宜採「觀候」態度，以視漢語拼音制是否作進一步改良。——南康州大學

漢語拼音制與韋氏拼音制，應同時併用，經過一段時期後，如使用者認為新制較優，然後再考慮更換。——密西根大學

韋氏拼音制應維持現狀，但所有新卡片，應加入漢語拼音，兩種制度併存，等十五至二十年後，再考慮是否改換。——西雅圖華盛頓大學

贊成漢語拼音：
此一制度，一舉消除了某些字拼音時，應否有省字符號「，」的煩惱。此時變換，我們這一代人也許覺得頭痛，但漢語拼音制既已正式採用

未來的世世代代，勢將遵循。我相信，專家學者，在著作中也會採用新制。所以，我覺得不論財力人力之需，必須逐漸改採漢語拼音制。——戴維斯加州大學

中國在國際上脫穎而出，漢語拼音制已迅速成為標準的拼音，不致有變。至於何時我們應改採新制，宜就各項條件，審慎考慮，從長計議。——西雅圖華盛頓大學

現在改採漢語拼音制的理由，似乎很充份。學生們遲早會對它比對韋氏拼音熟悉，隨著時日增長，它定會在國際上廣泛使用。如果我們現在早改，耗費還少些。我們切不可重蹈百年前不改萬國公制的覆轍。——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我贊成改用漢語拼音制，因韋氏拼音制本來就不健全。但在各東亞圖書館決定採取行動前，我覺得應先徵求學者、教授和對漢文拼音有研究的人士的意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漢語拼音對中文的音譯，比韋氏拼音要準確得多。在此新制度下，中文資料的整理將更趨標準化。——克利夫蘭公共圖書館

更改制度，早晚總是件頭痛的事，就如從英國度量衡制改成萬國公制一樣。我建議在未來的三年至五年中，兩種制度併用，作為過渡時期。對要使用來自北京的原始資料的學者而言，當然是愈早改換成漢語拼音制愈好。——夏威夷大學

我建議以漢語拼音制為目標，但等該制度的缺點改進後立即採用。當然，任何使用中國資料的人都應對兩種拼音制度都熟悉；但我們必須為

促進國際合作着想，不能只顧一己的方便。——聖路易大學

註一：余光中，「論中文之西化」，中國人月刊，第八期，一九七九年九月號，頁六十三—六十八。

註二："Wade-Giles Still Favored, but Pinyin Is Official in China,"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Newsletter, Fall, 1979 pp. 12-18.

本刊歡迎
訂閱、批評、
投稿、介紹！